金匱要略方論本義

消渴小便利淋病脉證并治第十三

脉證九條　方六首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蚘。下之不止。

按消渴病者。津液病也。內經云。水穀入于口。輸于腸胃。其液別爲五。天寒衣薄。則爲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爲汗。悲哀氣并。則爲泣。中熱胃緩。則爲吐。邪氣內逆則爲氣爲之閉塞而不行。則爲水脹。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則爲津。而流不行者爲液。是消渴之爲病屬之津液也。中氣盛。胃陽足。則津液流動。而能潤喉舌。灌胸膈。中氣虛。胃熱盛。則津液枯耗而不能潤喉舌。灌胸膈。斯渴作矣。甚則旋渴旋飲。旋飲旋消。而消渴成矣。此消渴之爲病。屬之津液。而津液之有餘不足。又屬之中氣與胃陽矣。然宣明五氣篇所言。五臟化液。何獨以腎之液爲唾乎。觀以腎爲唾之旨。知唾之足不足更關于腎。不止胃陽中氣而已焉。何也。腎

何氏謂變渴
于此甚然

之水水源也五液皆與之相流注源長流潔源短流濁潔則易為通利濁則易致枯澀一定之理也必腎水先不足而津液方不能潤喉舌而灌胸膈又本證中之本證也然復何以渴而且消哉亦應于腎求之腎中水竭則命門火發命門火發必緣木而升蓋龍雷之焰助以烈風震于喬樹而後可焚燔肆志焦灼隨意也所以消渴一證既責之腎水再責之腎火終責之肝木闕一不可與言消渴之由來矣仲景于傷寒論中厥陰經首言之復移是條于此以申明之殆謂傷寒外感遞傳少陰之熱邪由少陰而厥陰由厥陰而上衝可以致消渴則外感證中之消渴也雜病內傷漸竭少陰之熱邪亦由少陰而厥陰由厥陰而上衝可以致消渴則內傷證中之消渴也病雖各因而證為一證證雖異義而原本則同明乎此則可與言仲景之論消渴為之日腎陰之為病矣然則此消渴也非腎火緣木而起肝火肝火上升而為膈熱何以飲者消多若是乎諸其證必氣上衝心心中疼熱一皆水不足而火有餘之象也于是其人善飢而不

食此何以故以胃虛而腸熱熱必入于胃胃中蚘虫因熱而不能安伏于胃之下脘乃乘熱而浮游于胃之上脘胃熱故善飢蚘在上脘故不欲食食入而蚘在食下則相安食入而蚘反在食上則吐蚘此胃熱之所致也醫家見爲胃熱矣以爲可下矣不知胃若實熱方可下此胃熱乃虛熱也腎水枯竭之人胃氣不足久矣徒以熱入胃中耗其津而擾其蚘而初無實邪可以攻伐也設悞下之下利自不可止矣遑可因胃熱不辨虛實而輕言下乎此非滋其腎水養其肝木充實其陽氣宣散其邪熱則消渴之證未易言除也于此悞下固非矣即妄用寒涼以爲能滋陰止渴不知陽火以滋陰而渴止陰火以滋陰而渴證且更他變矣故主治者壯水之本法之要也益火之原尤法之要也陽能生陰陽足而陰自足是又本治中之先務也

學者詳焉

寸口脉浮而遲浮即爲虛遲即爲勞虛則衛氣不足勞

按原文爲消穀爲大堅大堅卽大便堅也一作緊非

則榮氣竭。趺陽脉浮而數。浮卽爲氣。數卽消穀。而大堅。一作緊 氣盛則溲數。溲數卽堅。堅數相搏。卽爲消渴。

按 試就其脉諦之。寸口脉浮而遲。浮則爲虛。遲則爲勞。虛則衛氣不足。遲則榮氣竭。浮者浮取大而無力也。遲者沉取澀而不滑也。寸口主肺。屬氣。浮弱之診。中氣不足。而衛氣何有于足乎。寸口又主膻中。屬血。澀遲之診。心血不足。而榮氣何得不竭乎。一言虛。陽虛氣病也。一言勞。陰虛血病也。合言之。則虛勞內熱消渴之證甚明也。此其一診也。再診趺陽。陽明胃氣也。脉浮而數。浮者氣散而不收也。數者熱盛而不熄也。氣散不收。則流注多而漫無檢制。熱盛不熄。則穀雖消而津液日亡。所以氣盛而小便常苦多。故溲數。溲數而津液日益耗。大便愈堅。以大便堅與小便數相搏。而正津虧竭。邪熱熾盛。胸膈燥煩。口舌乾裂。求救于水。水入氣不足運。隨波逐流。直趨而下。飲多溲多。無補于渴。此消渴之熱發于腎。衝于肝。而歸結于胃

受害于肺也。是可就證

脉決之而無所疑也。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一斗。腎氣圓主之。方見婦人雜病中

按仲景于是立法以濟之。如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一斗者。即所謂溲數相搏之證也。主之以腎氣丸。純就消渴本原。腎經爲治。俾水足于腎。火固于命門。則肝木得水而敷榮。免焚燔之患矣。肺金無熱以耗液。更免乾燥之虞矣。而消渴止矣。此即壯水之本。益火之原。兼施並濟者也。

脉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宜利小便發汗。五苓散主之。方見上

按然又有證亦消渴而因不同者。又不可概以虛勞目之也。如脉浮而小便不利。則非水無制而火衰。火升

上而津耗之證矣。其脉亦浮者，必風濕外感之邪也。表外中風，脉必浮；內有濕熱，故小便不利。正津為濕邪所格，不能上于胸咽，故消渴。是飲多而不小便，水為內熱所消，非同于虛勞之飲一斗溲一斗，以小便為消也。惟宜利其小便以除濕邪，濕去熱自除，熱除渴自已。又宜微發其汗，使風邪自表而越，濕亦隨之外出，熱亦隨之外出矣。主之以五苓散，導水清熱並乾，且用桂枝驅風邪于表，表裏兼治之道。為外感風濕內生邪熱者治消渴，與虛勞之消渴迥不同也。玉何辨之？辨之于小便利不利。小便利而消渴者，虛勞之證，責之正不足也；小便不利而消渴者，風濕之證，責之邪有餘也。是在主治者明以辨之，慎以持之而已。

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方見上

渴又有風邪外感，內傷水氣，水氣上逆，飲入即吐者，此非消渴之證，與消渴正相反，一水入即渴，一水入即

吐也此名之曰水逆其人小便亦必不利亦宜五苓散主之導水清熱滋乾雖同于前法而治不渴之水濕與治消渴之水濕異出而同源之道也傷寒論中已詳之復叙于此者歷舉之以印證虚勞之消渴使人不致以此爲彼以彼爲此而悞施利導也設虚勞之消渴再加利導焉水源立竭矣故再叙此以諦觀之而病情庶大明矣

渴欲飲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文蛤散方

文蛤五兩

右一味杵爲散以沸湯五合和服方寸匕

按文附文蛤一方亦從導水清瘀起見也附載之以備採焉

此症亦有濕熱合邪在于太陽而成者導水清熱爲治非腎氣丸可用也當詳之于五苓散方中

按此處原文有趺陽脉數

淋之爲病小便如栗狀小腹弦急痛引臍中

注淋病者亦津液病也熱在上焦耗其津液則爲消渴熱在下焦耗其津液則爲淋淋者氣不足而邪熱乘之所化之溺重濁而有渣滓故溺道窿閉阻塞而不能暢利也所以淋之爲病小便如栗狀乃邪熱煎熬于膀胱之府致溺結成有形之塊如鹵水煎熬而成鹽塊之理也所結之塊有堅如金石不可碎破者大凡陽盛則爽陰盛則堅膀胱氣化不足何非命門火陽有虧乎腎陽虧者腎水必先枯竭所以火不能深藏而多怕寒水之源先熱矣膀胱之中焉能不煎熬爲塊成淋病之根也其證應小腹弦急痛引臍中熱邪窿閉于膀胱故小腹之痛引臍中其實火衰水竭于少陰故腑有虛熱而溺少氣化耳非大補其腎如前方腎氣丸之治不足言通利也又豈可尚事利導俾腎中水枯者愈枯膀胱熱結者愈結成不可救治之證乎是淋家治淋不全在導利明矣

胃中有熱即消穀引入大便必堅小便即數一條義與前同且非淋家本證故采另註

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必便血。

按然又有發汗之治者，于傷寒中已詳之，更叙于此以示戒焉。淋家陰虛火盛，不待言也，更發汗以耗其營血，血損而陰愈虛，陰愈虛而火愈肆，行乘營道，空虛驅迫其血，非道狂走，故發汗則便血必矣。此淋家除滋陰補腎，助正氣，固命門，無他治法也。

小便不利者，有水氣，其人苦渴，栝蔞瞿麥圓主之

栝蔞瞿麥丸方

栝蔞根二兩　茯苓　薯蕷各三兩

附子一枚炮　瞿麥一兩

右五味，末之，煉蜜丸，梧子大，飲服三丸，日三服，不知，增

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溫爲知、

按然淋家之爲病又似乎小便不利之證不知有濕邪者亦能小便不利非同于淋家下焦虛熱淋瀝濁之證也故知其人必有水氣水氣格阻正津不上則渴格阻正津不下則小便不利治其濕邪而口津與小便俱調矣此雖小便不利似淋家而其實非也渴似消渴而其實亦非也蓋渴而小便不利故非消渴小便雖不利而未溺如粟狀且無小腹急痛故非淋也辨乎此可知有濕邪當責之水氣也主之以栝蔞瞿麥丸栝蔞根苦寒以清熱治濕上甚之熱也茯苓薯蕷滲水健脾附子溫中走水瞿麥利其水道皆從濕邪立法也既有濕上甚之熱何以服法以腹中溫爲度可知濕上甚之熱皆下寒之所積蓄非命門之火衰而中上陽弱何以水氣得存留于中格阻其上下之正津不行乎附子溫中以治濕邪而上甚之熱亦除固非任用寒涼可清濕熱也栝蔞根之用爲從標治熱而附子之用豈非從本治寒哉明乎此則小

便淋利等證。可以推識其端倪矣。

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魚散。茯苓戎鹽湯。並主之。

蒲灰散方

蒲灰七分　滑石三分

右二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滑石白魚散方

滑石二分　亂髮二分燒　白魚二分

右三味。杵為散。飲服半錢匕。日三服。

茯苓戎鹽湯方

茯苓半斤　白朮二兩　戎鹽彈丸大一枚何云戎鹽即胡鹽也生西

北土生有九種後人莫辨者道里遼遠且字多諱避

故近書多不詳後人以青鹽代之云鹽其名鹽根大

而且堅味鹹而不苦擦

牙甚良此戎鹽之類歟

右三味

按又有小便不利者所因各有不同治法亦不一並附

于後門從主治者擇其善而從之蒲灰散者意在滲

濕利水也為濕熱甩于下焦者言治也滑石白魚散

者意主滋陰利水而助胃也為陰虛熱盛胃氣不足

者言治也茯苓戎鹽湯者意在滲水而更以健脾補

腎為急也為腎水短而脾土弱者言治也三方各有

施用之義臨時取其相對者而與

之變通之道有治人無治法矣

白虎人參湯所治之渴爲表裏俱熱而設者言治非上熱下寒陰竭而陽浮之症所用也蓋意仍示及明此故並叙之

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方見中暍病

按 渴淋之爲證。叙之已詳。然渴之爲渴。又有似消渴而非消渴者。乜不可不置辨。則白虎加人參湯證是也。此證與治法。見于傷寒論中數矣。乃中有盛熱。而當急與甘寒。再加人參以助化元。而生津液。與消渴之熱自腎升肝。自肝升上焦者。邪之來路不同也。故渴欲飲水。口乾舌燥。大見胃津不足之象。治其上焦之熱而渴止矣。不必更爲肝腎之治矣。設遇此而用治消渴之法治之。則焚灼之勢。不可終日。胃陰劫盡。寧俟緩求其隔一隔二之腎肝乎。况實勢上盛。尤非桂附可以入口。此仲景叙此條于篇中。以示其異也。然或曰。即消渴之熱。大盛于上焦。又豈腎氣丸之緩治可治乎。亦當用白虎加人參湯。治其標病。俟其熱勢少衰。方從本治。此亦可通之說也。蓋傷寒論中。治厥陰經傳入之熱邪。亦用白虎湯。爲其邪亦有從腎而肝。從肝而上焦之故也。加人參以助正氣。生正津。亦一法也。此二說俱可發明仲景之意。故並存之。

脉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

豬苓湯方

豬苓去皮　茯苓　阿膠

滑石　澤瀉各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內膠烊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按此就渴證，解其異同也。又有水氣之證，關乎渴與小便二者，前言五苓散兼理表裏，是一法矣。是不能盡試，再為申明之。如其人脉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何更有豬苓湯一證，與五苓散證，又稍分也。試論之，五苓散者，治兼外感風邪，內鬱為熱，熱合濕邪，格阻正津于上下，成水逆之證，上格而下不行也。故

用以分治表裏。今此豬苓湯之證。無外感之邪。但內傷之邪也。內亦傷于水濕。而復濟以陰虛火盛。濕熱雜合。亦令上格而下不行。而無取于發汗透表也。但導水清熱。而津與小便俱調。所以于五苓散之外。又著此一法也。五苓散發汗透表。用在桂枝。豬苓湯利水清熱。用在滑石阿膠。水逆之用五苓散。未必有發熱一證。即有之亦外感之發熱也。此證脉浮發熱。雖似外感。而方中全無驅風治表之藥。豈仲景略之哉。如其人陰虛熱盛。脉亦能浮。熱亦能發。阿膠壯水滋陰清虛熱之上品也。佐以滑石泄熱于下。故不同于五苓散之治也。設遇陰虛火盛之渴。兼小便不和者。而兩治其表裏。不幾虛者愈虛。盛者愈盛。漸成消渴無難乎。此正不可不慎。爲諦審而後可以擇用二法而無疑也。此又渴與小便不利同證。辨其異同也。大抵此篇仲景論消渴與小便利淋。總視乎津液之虧足。津液之虧足。又由于氣化之盈縮。氣化之盈縮。又關于腎經之水火。腎水足則陰足而津液自能養腎。火足則陽足而津液自能生。是上供乎脾胃而腐化

肝之爲藏正氣病邪俱由之上下非因此兼治則亦無由能使上下之正氣得行而病邪能解也

飲食輸運氣血然後可以上達于心肺而分注臟腑流通營衛于此尚致損傷焉水不深而火易越火不固則水益枯匪獨胃遂陽衰而水濕可停心肺遂陰竭而熏灼爲患濕熱在上爲渴爲消濕熱在下爲淋爲閉非責之腎之水火爲一切陰陽之根本將茫無頭緒也然而仲景又必言厥陰者言腎于上焦之消渴無涉必言肝而爲消爲渴始知木火之邪即水木之邪也又豈慢編于篇中如俞氏無知而妄言者哉

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

論七首　方九

脈證五條　治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

按水氣病者水病也水本氣化氣不病則爲氣氣病則化爲水爲氣則充周于內外以養生化爲水則洋溢于皮膚腹裏而戕生然則善養氣者何至以養生者轉爲戕生者乎仲景論水氣詳于內經而其旨反奧于經文是未可以金匱明內經且當以內經明金匱矣經載黃帝問于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岐伯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此經文之言水病也必明其始起者言當諸審之于早而治之斯易也迨陰股間寒脛腫腹大陰邪已盛而水勢已成雖有候可驗已難于臻平成之續矣蓋目下者陽氣之部位也頸脈者陽明之脈道也水病之將至亦必視乎其人胸腹之陽氣盛旺則

氣行而水不留陰氣凝固則水停而氣不通人可不以陽氣爲實物乎故經又曰二陽結謂之消三陰結謂之水註謂二陽者胃與大腸也三陰者脾肺也消病在陰虧而陽亢故陰消而陽亦散水病在陽衰而陰長故陽滅而陰亦散二陽之義不必論請論三陰脾者水之防也其性喜燥而惡濕肺者氣之主也其性喜溫而惡寒肺氣弱則輸散于表裏者必俱疎鬆而是處有寒皆可留滯脾土衰則旋運乎精血者必多固冱而是處有濕必致浸淫寒濕二邪存于臟腑客于募原支系着于分肉經絡爲病亦不一矣而水氣亦其中之一也經又有云邪氣內逆則氣爲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爲水脹此非寒濕之邪格阻正氣發爲水病之彰明較著者哉仲景雖宗主內經而自出手眼分五水以辨證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言皆水氣之爲病而異流同源者也試爲一一詳敘之

風水其脉自浮外證骨節疼痛惡風

無頭痛發熱汗出所以異于太陽中風

辨證極細

按風水其脈自浮。浮者風邪感于外。而水氣積于內也。故外證骨節疼痛。惡風。全是太陽中風之脈證。特有水邪在內。故名之曰風水。此其一也。

皮水。其脈亦浮。外證胕腫。按之沒指。不惡風。其腹如鼓不渴。當發其汗。

按皮水其脈亦浮。浮者風邪亦感于外。而水氣不積于腹裏。乃散行于皮膚之內。故外證胕腫。按之沒指。經所謂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是也。不惡風者。有水邪在皮膚。風客于皮水之間。與之相溷。不復內侵也。其腹如鼓而不渴。水在皮膚者。其支流。水在腹裏者其根源也。故名之曰皮水。此又其一也。二證水邪在內在外。而俱兼外感風邪。所以法當發汗。發汗固治風而驅水之義。在其中矣。或問風邪在表。不宜發汗。傷寒論中屢戒之矣。何又言當發汗。不知。水邪在。則為陰邪。相雜其。同于風。陽邪。之當治忌發。汗矣。此明其

邪之性情而為治理也或問風水風邪在外水邪在裏宜發汗矣皮水風邪在外水邪分散于內外亦宜發汗而內外之水俱可療乎不知皮水之邪不過以見于皮膚者名病而其實與風水無二理也病無二理又焉有二治乎至于風邪以發汗而除則水邪自隨風邪而散如傷寒論中所言治濕病之法歷歷可考總有風邪盡而水邪未盡又不可以風水皮水名病矣治法自當另尋其證之名而施治矣此豈可拘執之者耶

正水其脈沉遲外證自喘

註 正水者其脈沉遲乃無外感之邪而自成水氣在內之病也特為正病故名之曰正水將言此正為水病且脈沉遲者亦為陰寒之邪留伏于內則令正氣不行經所謂邪氣內逆正氣閉塞而為水脹者是也故脈以流行不利而為沉為遲外證自喘水邪上逆之徵也水性趨下何以上逆上逆者濕上甚為熱必挾

久濕成熱之邪。上衝胸喉爲患也。此喘之所以作也。此又其一也。

石水。其脉自沉。外證腹滿。不喘。

按石水其脉自沉。非不遲也。于沉中更見沉。而遲不必言也。蓋此水仍是正水。而更陰寒氣盛于下部。其水邪遂固結于腰臍以下。如水中有石。故名之曰石水。外證腹滿不喘。其邪在下不在上。故腹自滿而喘自無也。此二證亦俱水邪在內。而就上下分屬其邪。以立名辨證。示人知邪之所在而理之。經所謂察其所痛。以知其應也。

黃汗。其脉沉遲。身發熱胸滿。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必致癰膿。

按黃汗者。其脉亦沉遲。與正水石水。水邪在內無異也。然所感之濕。客于皮毛者。獨盛于他證。故身發熱。熱

必上炎故胸滿頭面腫濕熱肆行故四肢亦腫久久不愈且成癰膿皆濕盛而熱隨之留戀不去瘀壅蘊釀致成瘡癰膿爛成膿必至之勢也熱逼于內汗出于外濕瘀于熱汗出必黃此又就汗出之色以明濕熱之理名之曰黃汗亦示人以辨證立法勿惧于寒熱虛實之因也或問水病本于虛寒前言之何以爲熱不知水之所以成病也正氣正陽虛也而水邪之陰寒斯能停蓄爲患所以謂之寒也濕也迨濕邪既久瘀悶爲熱故經言濕上甚爲熱所以又謂之爲濕熱也病初得爲寒久病爲熱理固如斯此又其一也在五證既水邪之脹外盛不兼外感盛于上盛于下挾于熱不挾于熱而分言之者也學者詳焉其中或有專證有兼證固不可以五者執定爲論矣明其病情而識其名義要不出五者之範圍以治水病庶無大謬

于

脉浮而洪浮則爲風洪則爲氣風氣相搏風强則爲隱

疹身體為痒痒為泄風久為痂癩氣強則為水難以俛仰風氣相擊身體洪腫汗出乃愈

按五證之名既立更為詳風水之脉證亦有兼挾熱邪者在表在裏不可紊也如脉浮而洪浮則為風洪則為氣氣者水氣即濕邪也濕邪挾風邪作熱于表也風氣相搏者風濕二邪相團結也風陽邪在表為濕所鬱故為隱疹身體為痒風熱在表腠理疎泄汗出而風愈入風入而熱為濕所圍愈多搔抓久久皮膚瘡生浸淫無已遂為泄風而成痂癩皆風邪合濕熱留連于表分斷根于營衛之所致也此風盛于濕故證名熱也若夫濕盛于風則為風水之病而已濕為寒邪留于表分前言骨節疼痛此言難于俛仰互出見義矣風氣相搏即風濕相擊而寒足盛熱故不為隱疹痂癩而發為洪腫濕盛于熱之明驗也此二證者在風水中又分挾寒挾熱風盛濕盛而後可言治也然所挾雖不同偏勝雖不一而為風邪在表則一

此裏亦非獨
發之裏乃衝
表當裏而已

也。明其汗出乃愈。見治風水。乃以發汗驅風爲第一
義。風去而所挾之寒熱。其勢俱大減矣。縱有未盡。强
努之末矣。此就風水
中辨證之一法也。

惡風則虛。此爲風水。不惡風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
口多涎。此爲黃汗。

按然風水又有與黃汗相類者。風水有挾熱。黃汗亦有
挾熱。不知風水之挾熱。在表。而黃汗之挾熱。在裏也。
所以風水必惡風而表虛。見此爲風水無疑矣。總有
挾熱之證。亦不出惡風之治矣。若夫不惡風之水病
則非風水可名也。再諦之。其人小便通利。水氣盛于
內矣。水氣盛于內。必上衝。故云上焦有寒。上焦有水
邪。正津必格阻。故云口中多涎。見此又知爲黃汗無
疑也。黃汗之爲病。發熱胸滿而腫。久不愈。致癰膿。俱
爲挾熱。何仲景反言上焦有寒。況濕熱涸雜[illegible]津不
能通利。小便必不利。何仲景反言小便通利。則固有

風水之邪在表中之衛故初感即熱黃汗之邪在表中之營故久久方熱此亦如風寒感太陽發熱有遲速之理也

說以處乎此矣。仲景言小便通利。上焦有寒者。黃汗初得時。水氣病本有之證也。及其久久濕上蒸。爲熱然後口多涎沫。小便漸短。而發熱面腫。且成癰膿。俱黃汗久久不愈之變證也。于此可知風水之熱。與風俱來。不待日久。此表證之熱也。黃汗之熱。必俟久久不愈方可漸盛。此裏證之熱也。爲表爲裏。俱燦然可明矣。一爲風水。一爲黃汗。此就表裏有熱熱來遲速。辨證之一法也。

寸口脉沉滑者。中有水氣。面目腫大。有熱。名曰風水。視人之目窠上微擁。如蚕新臥起狀。其頸脉動。時時欬。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風水。

(按)仲景又就風水之脉證。以申明之。合于內經之意。其人寸口脉沉滑者。中有水氣。前言脉自浮爲風。水此言寸口脉沉滑爲中有水。是沉滑之脉。乃水氣之本脉。而浮之脉。爲風水之本脉也。若再見面目腫大。有

熱足證。則可以兼風水而名病。不止為中有水氣矣。蓋水為濕邪。不能自上頭目。必挾熱而為濕熱之邪。然後可以腫及面目。是有熱二字。已于面目腫大畧見一斑。況有熱。則外為風水。隱疹痂癩。內為黃汗之發熱癰膿。皆蘊釀之所成也。非有熱邪淵入水濕中為患。無此證也。是以名之曰風水無疑也。再以內經所言。水病之證締之。觀人之目窠上。微腫如蚕新卧起狀。其頸脈動。時時咳。無一不相吻合。更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即經文之足脛腫。水已成之義也。見此則可名為風水。允合經文所言矣。此又即經文辨證之一法也。

太陽病。脉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反不疼。身體反重而酸。其人不渴。汗出即愈。此為風水。惡寒者。此為極虛發汗得之。渴而不惡寒者。此為皮水。身腫而冷。狀如周痺。

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爲黃汗痛在骨節欬而喘不渴者此爲脾脹其狀如腫發汗即愈然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數者皆不可發汗

按仲景又就風水證辨皮水黃汗之異同莫不各就其脉證以別之如其人本太陽外感病其脉見浮而緊浮則爲外感緊則爲寒是傷寒論中之太陽傷寒乎而非也太陽傷寒法當骨節疼痛乃不疼身體反重而酸則外感之邪雖在太陽而內有水氣洞之故不疼而重在傷寒論中亦然也但前條言外證骨節疼痛此又言不疼反重何也前條所言外感風邪重內傷水氣輕也故脉浮而身疼此條所言外感寒邪輕而內傷水氣重也故脉緊而身重兼以重而且酸內濕中有挾熱也不渴內濕之盛愈明矣此名之曰風水又何疑焉可以發汗以去其寒邪亦同于驅風之治表而少爲異同者也或問此條言感寒而亦名風

下有內有水氣外感寒邪類于周痺之症列于皮水故風水雖有寒邪亦必兼風水而名症耳

風水有風寒各感皮水亦有風寒各感

水。何也。不知凡兼感風寒濕雜水濕。俱可以風水名之也。不然。豈必復有寒水之稱。與寒濕之病相混乎。此可以以意逆志也。又有水病外感風寒。宜于發汗而愈矣。乃發汗而惡寒者。此其人正氣極虛。祛邪而正亦傷。則發汗過多之所致也。仲景明其爲極虛。發汗得之。則極虛者不可發汗。即虛不極者。宜發汗。亦不宜太過。在傷寒論中。示戒不啻三令五申矣。何至于水病。而獨失 也乎。至于皮水之爲證。又有似風水者。仲景復明其異同。渴而不惡寒者。與不渴而惡寒之證。必異也。皮水亦有外感之證。何以與風水不同。則水濕內蓄。而風寒之邪。雖感于外。秪爲兼證。不足以主此病也。故辨之以爲此乃皮水。縱有寒邪外感。亦爲水氣捍蔽于皮膚。不發其可惡。故不惡之。但知寒邪與水邪相雜合于周身皮膚之中。爲腫爲冷而已。腫者水也。冷者寒也。其狀如周痺。而水又勝于寒。故不見周痺之痛。而但見水氣之腫。此皆辨證于至微者也。蓋前言皮水。水與風合也。此言皮水。水與寒合也。同爲外感之邪。合雜乎皮膚之水。斯俱以皮

然無論爲風爲寒但名之曰風水皮水而已

辨證又極細

水名其證可耳。仲景必引狀如周痺以別之。固與風水有異同。豈不與周痺亦有異同乎。不渴而惡寒者風水。渴而不惡寒者皮水也。痛而不腫者。周痺。腫而不痛者皮水也。但辨證者不可不悉心體驗也。再者黃汗之爲證。亦有似風水者。仲景更明其異同。風水病之外感寒邪。或亦不能食。然胸中則不窒也。胸中窒而不能食。是上焦先有寒。以寒得之。與驟感之外寒不能食。不相似也。反聚痛于胸中。風水病之痛。當在骨節。此痛在胸。是內因外因之分也。與外寒之痛又不相似也。兼以暮躁不得眠。內有陰寒。兼挾水濕暮夜陰盛。燥擾求陽。陽微求之不得。故愈燥擾而不得眠。與風水之挾熱。但作隱疹痂癩。不離表分。又大不似也。此所以別之爲黃汗。不可不細爲諦審而決之也。再者脾脹之爲病。亦有似風水者。仲景更明其異同。風水痛在骨節。脾脹亦痛在骨節。然風水有風邪在表。則惡風。脾脹乃寒濕在裏。則不惡風也。寒濕在裏。故上衝而欬。而喘。而不渴。此三者。似與水氣病無異。但水氣病。有水邪。而脾脹。則喘而爲寒濕作脹。無

水邪之停蓄。雖濕亦水邪。而濕。自。是濕。水。自。是水。水。盛則。腫。濕盛則脹。脹者。脾脹。即腹滿之病。腫者。水邪即五水之證也。故其人病狀如腫。而其實按其手足。未致陷而不起。故曰如腫。二證同屬陰寒水濕毫厘之間。亦必辨晰最明者。蓋如腫者脹也。非腫也。似腫實非腫也。辨證用法之嚴密。理當如此而後不混也。是脾脹之為病。不惟與風水異。即與凡水氣之病均一本而各岐也。脾脹亦以發汗為愈者。濕邪內盛。惟風勝濕。用驅濕升陽。如桂枝加附子陽旦之類。濕邪透表為汗。可以外洩。非必風寒在表。方可發汗也。有濕在內。汗出而不傷其正。亦有物無殞之理也。不止為攻下之法言也。此又與風水皮水病不同。而治同皆同中有異。不可不細辨者也。雖然。發汗之戒。仲景必重申之。不以前言惡寒者。此為虛極。發汗得之。一語可畢乃事也。凡諸水氣病。有渴而下利者。有小便數者。皆水氣病中。有必應推明之故也。水邪在內應不渴。渴者必邪熱在內。隨濕上衝也。兼是下利。必寒濕下泄。而上焦津液反枯。上熱下寒之症也。又水邪

在內。應小便不利。小便數者。陰寒下脫。無陽足以收攝其下流之勢也。凡水氣病中。見此熱乃假熱。熱乃真寒。陽微陰盛。大勢可知。傾又重發其汗。立亡其陽乎。故曰。皆不可發汗。是發汗之戒。原是嚴重。不可以水氣病有可以發汗之義。遂孟浪也。之也。此仲景之委曲至盡之婆心也。

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脈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如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也。越婢加朮湯主之。方見中風中

按仲景又次及于裏水。裏水者卽正水也。腹裏有水。一身面色盡黃。更腫。診之脈沉。水積于中。而形著于外矣。其人小便應不利。蓋利則不致病水。今既裏有水而漫無出路。所以爲水病。假如小便反自利。又非水病可盡矣。此證責之內亡津液。故小便自利。其人必渴也。水邪滿腹。正津自亡。裏自病水。口自病渴。渴必

陽旺則小便不利者自利矣即小便數者亦必不數矣此治陽氣為調小便第一義也

諸方義詳說

飲水水入滋濕小便時溲無救于水非有法以濟之幾不知何道以御邪矣仲景主之以越婢加朮湯意在發汗除濕也而津液內傷又必以升陽益胃為急務水之所以不為津者正見陰水不可代陽津之用陽旺自能消陰水之邪矣故于發汗除濕之中即寓燥上升陽之治方用麻黃發汗而亦升陽之品也故以主方生姜大棗白朮甘草悉從補中益胃起見濟以石膏以滌濕上盛之熱陽虛惡風者凡加附子以溫中益陽而兼用其善走之性以治水豈非一法而邪正陰陽俱各得其宜者乎夫正水原無發汗之治所以用越婢加朮湯者以正水而脈沉為正水正病一身面目黃腫為正水而兼風水之兼病也所以不可發汗之中又不得不發汗發汗之中又必存不可發汗之義俱于此一方見仲景之神明也是此條雖云裏水而寔為辨明表裏喘腫之證大有異同無容牽混也孰能知仲景分合比屬之妙用也乎況由此而推之則凡水病應發汗而又犯發汗之忌者俱當于發汗之中存不可發汗之戒何非仲景不言而喻

之神明也哉。

趺陽脉當伏。今反緊。本自有寒疝。瘕腹中痛。醫反下之。即胸滿短氣。

按仲景又次及于石水。試診其趺陽有水邪則當伏。以胃陽爲水濕陰寒所固閉。故陽明之脉不出也。今反緊則伏而且緊。是不惟水盛于裏。而且寒盛于下矣。蓋其人不止有水氣之邪。而更兼平日有寒疝癥瘕之冷積在于臍下少腹之間。腹中常作痛。此石水之證。前言脉自沉。腹中痛之互文也。水邪中。又兼寒邪。積聚如石在水中。皆其固沍也。所以謂之爲石水。兼水邪與寒邪言其義也。醫者不識其一味陰寒。乃用爲水邪可下。積聚亦可下。不知水濕陰寒彼此依附。又用寒藥下之。其石水之下沉。本不上逆者。乃更上衝胸喉。作厥逆凌犯之邪矣。水邪犯心。陰邪僭上。皆有不可終日之勢。豈非醫家以陰濟陰。致孤陽有

此補氣中必兼燥土利肺之用

減頂之凶乎。此石水之證。本于陰寒。成乎水氣。不可不因辨證。而知所以圖維之法。也是非大振其正陽大補其正氣。不足以消水散寒而奏効也矣。

趺陽脉當伏。今反數。本自有熱。消穀小便數。今反不利。此欲作水。

按五水之異同。次第叙明。仲景更進而言水病兼喘之故。仍于脉證辨之。趺陽脉伏者。水氣之邪也。今反數爲本自有熱。是濕熱之合邪也。然有熱而無濕者。趺陽亦數。此消穀病之數。非水氣之數。所謂二陽結爲消者是也。明津衰熱甚。爲消穀之證。其人小便必數大便必漸堅。如傷寒胃實之證也。今水氣病之趺陽數。小便反不利。又非消穀之小便利也。見此知爲欲作水。以濕熱相混。又無小便之出路。必作水氣之邪無疑也。診得此者。而不開鬼門。竭淨府。以分泄其濕熱之邪者。庸醫也。

止者停止閉塞之義也

寸口脉浮而遲浮脉則熱遲脉則潛熱潛相搏名曰沉趺陽脉浮而數浮脉即熱數脉即止熱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則絡脉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爲水矣

按而有寸口脉浮而遲浮脉則熱有水無熱則脉沉有水有熱則脉浮也遲脉則潛有熱無水則脉单見浮而數有熱有水則脉浮而數又必潛乃沉也是浮者邪熱而潛者水濕也熱潛相搏名曰沉水熱合邪脉必沉也更診其趺陽脉亦浮而數水氣病脉在趺陽應伏不伏即浮也以有水而又有熱相離也故曰浮脉即熱又水氣脉在趺陽應伏不伏脉數也以有熱而反致水爲逆也故曰伏脉即止蓋浮脉即熱而濕上甚爲熱之諸證見矣數脉則止而熱下甚爲癃爲淋之諸證見矣仲景所以示人曰熱止相搏名曰伏

總脉之下宜
明總證

見有凝聚格閉之邪。不為開散也。又示人曰。沉伏相搏名曰水。見濕邪熱邪之沉。凝聚格閉而伏。則水氣之病。必成無疑也。水為陰邪。熱為陽邪。相參錯而為寒熱雜合之疾。最難下手。此水氣之所以多難治也。况沉則濕熱相搏。而熱邪能耗正血。濕邪能阻正氣。脉絡之中。正氣正血受病。而濕熱往來矣。故曰沉則脉絡虛。抑伏則熱止相搏。而熱邪能耗正津之生。濕邪能格正氣之化。膀胱之下。正津正氣受病。而濕熱亦盤踞矣。故曰伏則小便難。於是經絡之空虛者。為濕熱往來漫無出路。反挾熱而妄行。流注于四肢之中。浸淫于皮膚之內。所謂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病已成之驗也。何非濕熱二邪雜合之為患也。然欲治其濕先燥其土。欲清其熱先肅其金。土燥而脾斯輸精。金肅而肺斯運氣。氣行精足。而水氣何能復留乎。此仲景委曲詳盡以示人。而惜無能會悟之人也。奈何。右二條。小便不利。欲作之水。正水也。虛難相搏。水走皮膚之水。皮水也。熱勝者。可以為黃汗也。風勝者。可以為風水也。又皆異同之宜詳審者也。學者

詳之。

寸口脉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水不沾流。走於腸間。

按再有寸口脉弦而緊。寸口肺脉也。弦而緊。形寒飲冷傷肺也。肺主氣。肺傷則宗氣不運。而衛氣自不能行之暢利矣。所以其人惡寒。肺爲皮毛之合也。于是氣不通行。而水乘陰寒内盛。得以凝[illegible]上肺寒。不能由汗而泄。下氣虚。不能由小便而出。走注腸間。必由胃而下。胃與腸二陽也。水邪能存注于此。則陽衰氣弱可知。此又正水裏水之所以成也。明乎此則肺不可受傷。而使氣不旺。腸胃不可受傷而使陽不足。氣旺陽足。水于何注乎。此仲景俱辨證示人之微意也。

少陰脉緊而沉。緊則爲痛。沉則爲水。小便即難。○脉得

諸沉者當責有水身體腫重水病脉出者死

按再有少陰脉緊而沉少陰腎脉也腰以下主之脉見沉緊陰寒固沍于下而欲爲水氣中石水之機也故曰緊則爲痛寒邪之結聚也沉則爲水水邪之浸濡也小便者太陽之氣爲陰寒水濕二邪逼處下部氣化難行所以小便即難蓋正氣俱化爲水水俱附寒邪爲患于下焦求其化溺泄水不可得矣于是水愈積而小便愈難小便愈難而水愈積脉必見沉當責之水此一定之理也于是寒邪爲之根蒂水邪爲之泛濫一身四体俱腫且重脉竟伏而不出此水邪與寒邪固閉其陽格阻其氣故脉隱而不見也甚當爲之升陽通氣服藥後寒邪漸散水邪漸消脉徐出者陽回氣旺可望生機也如服升陽通氣之藥脉即暴出者此微陽之根已剷陽藥入而羣陰不受沒滅其陽陽即出亡而不可救矣故曰水病脉出者死亦如傷寒論中所言也附錄傷寒論原文一條以證之傷寒論少陰篇云少陰病下利脉微者與白通湯利不

止也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蓋此證寒水二邪在下焦少陰脈見緊沉正厥逆無脈之類也所謂脈暴出者亦必用藥以嘗試之以卜其微陽之存亡而已苟能預爲此微陽衛慮何至危殆若是乎且于此更可知三陰結之謂水矣趺陽之診胃也其實脾主之寸口之診肺也少陰之診腎也三陰之氣或失其旋運之能或格其氣行之路或碍其開闔之司皆結之義也故曰三陰結而爲水于上數條愈明矣

夫水病人目下有臥蠶面目鮮澤脈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沉絕者有水可下之

註 仲景復就內經所言目下有臥蠶之色而申明之目下有蠶紋陽氣爲水所淛故陽部見水象之紋也面目鮮澤濕上甚之熱也脈伏陽氣爲寒濕之邪所閉鬱也其人消渴陽氣鬱亦能生內熱熱盛則津亡而

消渴也。所以知其病水。水邪在腹爲患也。大小便爲水邪所阻格。氣不流動。則兩便艱難也。其脉沉按之欲絕。伏之甚者也。此又不可以升陽旺氣爲治。而當急下其水。水去而脉出矣。學者須諦明此二證。同爲脉伏。一則脉出而死。一則脉出而愈。一則急爲顧正之本治。一則急爲袪邪之標治。所以辨別者果何義哉。無乃沉緊之爲寒。陽微而陰盛可知矣。面目鮮澤。消渴之爲熱。熱勝而濕甚可知矣。一以脉驗。一以色徵。辨其虛實寒熱。而異同之病情。及治法燦然矣。此又仲景列叙此二條。不言而喩之微旨也。

問曰。病下利後。渴飲水。小便不利。腹滿陰腫者。何也。答曰。此法當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當愈。

按然仲景于下之二字。又爲顧慮矣。恐其人不盡壯盛。宜于大下也。于是又爲明表裏兼消之一法。設爲問答以明之。問曰。病下利後渴飲水。小便不利。腹滿陰腫者。何也。答曰。此法當病水。言下利後。則凡病水而

正虛者。可槩言之。言正虛而不可輕下。又可槩言之雖有消渴似熱、腹滿似實、但涉正虛。無可下之法也。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當愈、見不必粗疎遽下、自有祛邪之門户也、利其便發其汗、此表裏分治之法、爲不可下者、另設一策也、

此仲景之深戒妄下也、

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氣、不得臥。煩而燥。其人陰腫。

按仲景既明五水之病脉。復明治法之標本、升陽壯氣燥土建中、其本治也、汗下利小便、其標治也。而其間錯綜變化、妙義環生、幾令人應接不暇矣。非明識者烏足一一詳辨之哉、又爲別水氣附于五臟。而另成一五水之證、蓋水邪亦積聚之類也、切近于其處、則伏留于是臟、即可以臟而名證、水附于心、則心水也。心經有水、四肢百骸、皆可灌注、故身重、氣爲水邪所阻、故少氣、水邪逼處、神魂不安、故不得臥、神明擾亂、故煩而燥、心與小腸表裏。水邪隨心氣下注於小腸膀胱、故其人陰腫。見此知心經有水。當于心經治水

日中有淡水之症也

也。

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脇下腹痛。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

按肝水者。水附肝。則肝水也。肝經有水。必存兩脇。故腹大而脇下痛。少陽陰陽往來之道路。有邪窒礙。故不能自轉側。肝有水邪。必上衝胸咽。故時時津液微生。及上升而下降。小便不利者。又續通。此水邪隨肝木往來升降之氣。上下為患也。見此知肝經有水。當于肝臟治水也。

肺水者。其身腫。小便難。時時鴨溏。

按肺水者水附于肺則肺水也。肺主氣。氣引水行。亦能周身使之浮腫。肺不肅則氣化壅。故小便難。小便難則清濁不分。故時便鴨溏。此知為有水在肺。當于肺臟治水也。

脾水者。其腹大。四肢苦重。津液不生。但苦少氣。小便難。

按 脾水者。水附于脾。則脾水也。脾常主腹。故腹大。脾主旋運。又主四肢。脾有水邪。旋運不利。故四肢苦重。津液不生。氣不行于上下。則阻礙不通。故上則苦少氣。下則小便難。見此知有水在脾。當于脾臟治水也。

腎水者。其腹大。臍腫。腰痛。不得溺。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

按 腎水者。有水附腎。則腎水也。腎主少腹。少腹水濕固沍。故腹大。臍腫腰痛。腰以下。俱腎主之也。水濕在下焦。膀胱之氣反寒。故不惟小便難。而且竟不得溺。陰寒下盛。故陰下濕。如牛鼻上汗。冷而且粘。其足皆逆冷也。面乃陽之部位。下陰盛。上陽衰。故面必瘦。見此知有水在腎。當于腎臟治水也。是五水。又以分附于五臟而得名矣。但臟雖各附。而其實異其地者。不異其邪。治之者。亦異其處者。不當易其法也。既審于水

氣。知其辨證之義。更參之積聚。知其求邪逐方而治法。亦不外于前言標本之故而已。水氣病中。論病參而出方也。

槩如斯也。

師曰。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

按五水之名分立矣。然水性流濕。乃趨下之邪也。凡邪之身。腰以下爲下部。故無論何水。必先于腰以下見其端倪。師曰。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乃愈。此下部存邪。初見發端。治之之大要也。但又有腰以上腫者。豈水有過顙在山耶。不知腰以上腫。非水自能上也。有風以搧之也。不則有熱以挾之也。當發汗則愈。此上部存邪。初見發端。治之之大要也。此又內經風寒上受之。清濕下受之之義也。所以括揔水氣之要旨也。

師曰寸口脉沉而遲沉則爲水遲則爲寒寒水相搏趺陽脉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鶩溏胃氣衰則身腫少陽脉卑少陰脉細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水不通經爲血血不利則爲水名曰血分

按然則水氣之爲病未有不起于寒邪濕邪交涸而成未有不由于正氣正陽衰散而得仲景于叙水氣辨名分證之後必歷舉之俾人知病情之宗主斯不致頭緒紛繁目迷五色耳師曰寸口脉沉而遲沉則爲水遲則爲寒寒水相搏水氣之所由生也此非脾氣弱胃陽虛之明效大驗乎于是診其趺陽脉伏陽明之陽爲寒水二邪所涸故伏而不起也陽明之陽既病則水穀入胃何能腐化且胃陽弱而脾土亦爲寒濕所浸淫不待言矣故脾氣衰則鶩溏以輸運無功而陰陽不分也胃氣衰則身腫以胃氣失捦而衛氣

不行也。再診其少陽。少陽陽升之路也。陽衰則少陽之脉。必卑而不升。陽陷陰分也。少陰陽元之根也。陽衰則少陰之脉。必細而不充。陽微而陰盛也。于是乎身之中。上中下三焦之陽俱虛。內外之陽亦微。獨有陰寒水濕之邪。任其流注。無有能捍禦制服之者矣。男子三陰結而小便必不利。婦人三陰結而經水必不通。小便與經水。俱正陽正氣所化。無陽陰獨則但有凝聚癃閉。豈能流通沛行。豈止二陽之病發心脾。男子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而已乎。又恐人疑小便爲陽經血爲陰。陰盛宜經血自行。何至不通耶。不知女子三陰結閉。經血無陽俱隨陰寒水濕。變而爲水。名雖曰血分。而其實與小便之在氣分者。同一受寒濕之害也。觀此則二陽之病男子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陽盛陰絕之病也。三陰結之病男子。小便不利婦人。經水不通。陰盛陽絕之病也。陰陽偏勝。皆能致病。凡病皆然矣。

師曰。寸口脉沉而數。數則爲出。沉則爲入。出則爲陽實

〔正〕此因上條婦人血分病而通及于凡經水不通也亦就三陰結而言其邪正之虛實也者邪實虛者正虛邪實者陰盛正虛者陽微于是上焦肺氣不充中焦胃陽不振而下焦腎陽爲陰寒所困矣沉爲滑沉滑相搏結爲瘕

入則爲陰結。趺陽脉微而弦。微則無胃氣。弦則不得息。
少陰脉沉而滑。沉則爲在裏。滑則爲實。沉滑相搏。血結
胞門。其瘕不瀉。經絡不通。名曰血分。

〔按〕寸口肺脉也。肺主氣。氣行則血行。氣滯則血亦滯。出入作內外二字解。陽實身形脹滿也。陰結血結胞門也。趺陽胃脉也。胃多氣多血。微則氣血兩虛。故無胃氣。一呼一吸爲息。不得息者。弦脉肝木侮土。胃氣虛少。不足以息。氣不統血也。少陰腎脉也。腎藏精。精血同爲一類。沉爲在裏。血結于內也。滑則爲實。瘀血停留也。此血所由結而血分所由成也。

按臍下二寸爲關元穴。關元左二寸爲胞門。右二寸爲子戶。瘕者石瘕也。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不瀉。血以留止。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

于胞門而經不得行矣此正申明三陰之所以結也

問曰病有血分水分何也師曰經水前斷後病水名曰血分此病難治先病水後經水斷名曰水分此病易治何以故去水其經自下

按血分經水前斷正氣虛也水分先病水邪氣盛也邪氣盛者祛邪可爲正氣虛者養正不足故治有難易去水非經自下因先病水致經斷此澄源以清其流也○王肯堂曰婦人血分病大小產後多有之惟產前脚腫不同產前胸腫名發脚產後皆敗血所致當于血上治之○血不利化爲水名曰血分應讀平聲言血之于水當有分別也○經絡不通名曰血分之分應讀去聲言血所由結血分所由成也○此係于泛言經水不通症又兼明二症有因經水不通而成水病者有因水病而成經水不通者分別難易見三陰結之病難治而水病有携濕熱而而成致經不行則可施疎之功也

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脉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欬喘審如師言其脉何類師曰寸口脉沉而緊沉為水緊為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當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榮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衝喉咽塞噎脇下急痛醫以為留飲而大下之氣急不去其病不除後重吐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又與葶藶圓下水當時如小差食飲過度腫復如前胸脇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揚溢則浮咳喘逆當先

攻擊衝氣。令止。乃治欬。欬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當在後。

按仲景又申明陰寒水濕之邪。漸盛致病之始末。以示防微杜漸之機。爲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此水氣亦可謂大盛矣。但師脉之。其人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欬喘。何也。水氣之標。邪散見于周身。水氣之本。邪爲逆乎腹裏。外不覺而內有知也。如此師將何類以言其脉乎。師曰。寸口脉沉而緊。沉爲水。緊爲寒。沉緊相搏。結在關元。正見陰寒水濕之邪。固沍于裏。而胃陽不能勝。腎水不能滋。肺氣不能運。脾土不能制也。結在關元。爲時已久矣。始結之時。微邪無害。且年盛而陽尚盛。陰不能肆行也。及年漸老。陽漸衰。營衛即陰陽之氣也。陰氣之用。于陽氣之衰。必相干凌。陽日益損。陰日益盛。于是向所結聚之寒邪。微逼于下。上犯清陽之界。故腎氣上衝。喉咽塞噎。脇下急痛。此時當有醫

陽在下。足以收攝陰寒之邪。不令作逆乎。腎不蔡水之氣之本證。由于陽衰而損。陰盛而結也。乃以水氣之標證。爲留飲。而大下之。其陰寒上衝急促之氣必不能去。其面目身体悉腫。水氣之病亦並不除。此腎虛本治標之悞也。後重吐之。不惟胃陽愈衰。津液更傷矣。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全現下眞寒。上假熱之證。然其實眞寒之象。必誠中形外。其人水穀不化而大便或溏或下利清穀也。面目手足。先腫者。更必虛浮加甚也。于此仍不急從本治。溫中補氣燥土升陽。又與葶藶丸復從標治。當時水從小便亦少爲宣泄。故如小差。及食飲少多。即過度矣。以胃陽不足以消腐。脾氣不足以輸運之也。腫復如前。如小差者實未差也。胸脇苦痛。陰寒水濕逼于上也。象若奔豚陰寒水濕積于下也。其水氣之邪。上犯則衝爲咳。爲喘爲逆。皆水之揚溢而浮。無所防制之義也。此時豈不危殆已甚乎。仲景猶必明救援之法云。當先攻擊衝氣令止。攻擊衝氣者。攻擊其陰邪也。水邪携陰寒之氣上衝。必大助其元陽以伸陽令。必大旺其脾氣以

切要之極

資氣化之行而後陽充而陰寒之邪減土盛而水濕之邪消師言攻擊衝氣乃治本以治標也縱有內兼發汗利小便治標之法要亦不出于溫中補氣燥土升陽之義而已此後方可徐治其上逆之欬欬止然後可徐治其上逆之喘然欬止而喘亦不必治自止矣若不識此證根深蒂固但從標病治標標病乃新病也有本病在乃爲舊病也新病治之當從後舊病治之當居先先者主治也後者附治也此先後之義也若先治新病新標病亦不能愈也況舊本病乎舊或新標病如少差而舊本病尚在後復發如前矣且積深而久更不可治也醫可不明標本先後之義而貿貿從事哉觀此二條仲景爲水氣證言扶陽固氣之理至愼重矣主治者仍頭病治頭脚病治脚漫事攻泄虛者愈虛正之不存邪將焉祛此庸俗之所以草菅人命而不悟也夫

風水脉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已黃耆湯主之腹痛者

加芍藥。

防巳黃耆湯方 方見濕病中

㊟仲景叙證旣詳且盡。于是爲風水證出一方云。風水脉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巳黃耆湯主之。腹痛者加芍藥乃爲外感風邪。內存水氣者。主治也。腹痛加芍藥爲濕中微兼有熱。用以收陰逐水也。方義巳詳于濕病不再釋。

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脉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

越婢湯方

麻黃六兩　石膏半斤　生姜三兩

亦感寒內傷
水之風水症
亦此法治之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五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惡風者加附子一枚炮

風水加朮四兩古今錄驗

按又有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脉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者。亦外感而兼內存水氣也。但前條獨感風邪。此條風寒兩邪並傷矣。所以初感無汗。續自汗出。惟其有濕邪相溷也。故無大熱。此在表則風寒雜合。而在裏則濕熱雜合之證也。主之以越婢湯。麻黃驅邪于表。生姜甘草大棗。補中益胃于裏。石膏兼治爲濕所挾之熱。方中無治水之藥者。散邪清熱。補中益胃。無非治水也。法有用力于此而成功于彼者。此類是也。

惡風甚者加附子一枚而壯陽正所以除濕且用其流走之烈性以治周身之腫凡正陽所行之地豈大濕之邪可留之區乎此亦不崇治水而水治之法也風水加朮四兩朮崇燥土健脾制水之義顯然矣風水原兼風邪加朮以治風水者必風邪輕而水氣重但治其表不足以行水也加朮以助水之堤防水由地中行而安

瀾奏績矣

皮水爲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聶動者防已茯苓湯主之

防已茯苓湯方

防已 三兩　黄耆 三兩　桂枝 三兩

茯苓 六兩　甘草 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按再者皮水爲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聶動者此風邪爲水氣相溷而正氣正陽不足以制服之也故水氣得以横行于皮膚中以與衛氣相搏致四肢之皮膚聶聶瞤動虛象外著可識矣主之以防已茯苓湯防已驅風治水餘俱補氣升陽滲水補中之治以建中而不耑主甘溫必帶辛燥之氣以治風水之邪內外兼理而耑力于根本亦治風皮二水之善道也以上三方雖非風水皮水之治究之風皮二水異流同源在人斟酌而用之亦不必過拘也大抵水邪盛于裏而感風邪于表者防已黃耆湯證也風寒感于表而濕熱溷于內者越婢湯證也風水客于皮膚而陽氣虛于表裏者防已茯苓湯證也學者識之

裏水越婢加术湯主之甘草麻黃湯亦主之

越婢加术湯方

見上于內加白朮
四兩又見中風中

甘草麻黃湯方

甘草二兩　麻黃四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甘草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重覆汗出不汗再服愼風寒

按裏水之治仲景主之以越婢加朮湯又主之以甘草麻黃湯用越婢加朮之義亦為濕熱相雜于內而言治也陽虛者加附子可知矣余謂氣虛者加朮更加參耆又可推矣用甘草麻黃湯者益中氣散風濕也為水氣在內無熱可挾而風寒之邪亦鬱于表者出治也且其人但見邪盛不見正虛故以此治邪而甘草即為補正也服法義在汗出必謹風寒可見甘草麻黃湯一方非當為裏有水而無風寒外感者言也

即越婢湯一方內用麻黃亦微有此意也。雖云水氣病當發汗而愈然全無外證則固有利小便一法矣何用發汗乎此等處俱宜于仲景所曾言者參錯而師其法方可有得于語言文字之外耳。

水之為病其脉沉小屬少陰浮者為風。無水。虛脹者為氣水病發其汗即已脉沉者宜麻黃附子湯。浮者宜杏子湯。

麻黃附子湯方

麻黃三兩 甘草二兩 附子一枚炮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溫服八分日三服

杏子湯方 未見恐是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湯

校 仲景又總叙水氣病之治法當于脉證求之言水之爲病其脉必沉非陽虛氣弱則水無從而積脉之沉者正理也然沉而小即沉而微細也是陽之虛當究之根本之地矣故見脉沉細即責之少陰腎經責之云何言當顧慮其命門真火衰熄而升陽益火爲正治也若其脉浮者水氣在内而風邪在表也又有無水而虛脹者此謂脾脹與水病相似而不同者也脹之所病者在氣而水之所病者在水也仲景示學者須明辨乎脉之沉小屬少陰此命門火衰而胃陽亦弱致成水病當扶陽益火補胃補腎而不當于發汗之法求治也即無水虛脹者亦所病不在水乃氣虛散漫更不宜發汗之于無水虛脹之人也如無水虛脹而誤發其汗則虛者益虛勢必麗然大脹而難于收攝矣惟脉浮者爲風此種水病内外兼邪乃可以執發汗則愈之說而發其汗方爲可已也此而悞治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可不慎哉雖然脉沉細責之

所謂陰陽氣不順接二凡厥也

于少陰矣少陰經病在傷寒論中有外感之邪者原有麻黃細辛附子湯發汗之法何至少陰經之水病獨不可比照而言也則仲景固已言其法同于傷寒論矣脉沉者宜麻黃附子湯則溫經散寒之法一變而爲溫經祛水要皆治少陰腎臟陽虛而有邪之善道也浮者宜杏子湯註云杏子湯方未見疑是麻杏甘石湯余謂浮者爲風仲景自言其證矣杏子湯之皮內水濕而外風寒其挾熱者可以用麻杏甘石也如不挾熱者莫妙于前言甘草麻黃湯加杏子今謂之三拗湯矣此又仲景水氣病中自叙之法也何妨于兩見而並用之度亦未失仲景神明之旨也敢質之高明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方見消渴中

按又有厥而皮水者厥爲陽虛陰盛之證但在皮水中則非宗陽內虛之證而乃衛陽外虛之厥也皮水之邪既盛必溢于四肢周身之衛氣凝滯不行矣故令得厥非必裏陽已微方見厥逆也此厥之因水而成

此俱于無字句中勘出

者沿其水而厥可愈。主之以蒲灰散。祛水即用利水之法。水去而衛氣得行于皮膚四肢可以回溫而厥亦已矣。此方、繼杏子湯而出。殆爲脉浮者言。非謂脉沉者言也。如脉沉見厥則豈蒲灰散可以主救耶。吾恐附子白术甘草生姜。用之不遑矣。不善讀仲景者每以其方不合于用。祇爲不解仲景無字句中有絕妙文理耳。如此等方是也。

問曰黃汗之爲病。身體腫。一作重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脉自沉何從得之。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宜耆芍桂酒湯主之。

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方

黃耆五兩　芍藥三兩　桂枝三兩

右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如煮取三升溫服一升當心煩服至六七日乃解苦心煩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一方用美酒醯代苦酒○古人稱醋曰苦酒非另有所謂苦酒也美酒醯即人家家製社醋是也亦即鎮江紅醋醋之劣者即白酒醋各處皆是總以社醋入藥

(按)仲景更為黃汗家出治法問曰黃汗之為病身体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此黃汗之與風水挾濕熱者證有相同也但所出之汗沾衣則色正黃如蘗汁則非風水證所同也診之其脉不浮而沉脈沉挾熱脉必浮數今獨見沉又與風水證不同也何從得之師曰以汗出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是寒濕傷于血分而非風邪傷于氣分也汗屬血為水濕之寒邪所鬱則內變熱而色黃如傷寒論所言濕熱內瘀則發黃也然彼濕熱內瘀又不耑在血分其濕熱內瘀者裏分也而發黃者表分也在裏則氣血兼有而在

辨解又極精

何云一本作勞氣也以勞則氣耗故今汗出但勞則傷陰陰即發

表必營衛兼有也今黃汗之證耑在血分故汗出之色黃而身不黃又與發黃之證不同也更與風水皮水風寒外感之氣分大不同也仲景主之以耆芍桂酒湯用黃耆補氣固表芍藥苦酒治在血分引桂枝入營驅其水濕之邪一方而耑血分兼表裏其義備矣服後心煩仍服勿疑以苦酒濕熱未免與濕邪相阻然非此無以入血而驅邪所謂從治之法也至六七日濕邪漸除苦酒之濕無所阻而心煩自止矣此又用方之神理也非仲景指出誰能不滋惑哉

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歷節食已汗出又身常暮臥盜汗出者此榮氣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久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久久必身瞤瞤即胸中痛又從腰以上必汗出

氣也其理無
兰

下無汗。腰髖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重煩燥。小便不利。此爲黃汗。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桂枝加黃耆湯方

桂枝　芍藥　甘草二兩

生姜三兩　大棗十二枚　黃耆二兩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須臾飲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按仲景又叙黃汗病之異同。並示其巔末。黃汗之病。兩脛必冷。水濕陰寒之邪。積于腹裏。脛乃下體。清濕之邪。先受傷焉。脛膝未有不冷者。假令不冷而發熱。則必兼外中之寒邪。客于歷節。斯介濕變熱而發熱也。

寒濕之邪亦能上衝不必挾熱也此處再条

若食已汗出。又身常暮臥。盜汗出者。同爲水濕入血分矣。而盜汗時出。豈耑血分之故乎。榮雖血屬。亦水氣化。況榮非氣運之。則不行。所以善言榮血者。必先言榮氣也。榮氣虛。則血易泄爲汗。又不可耑主寒濕而言血。更當兼主虛熱而言氣矣。迨至發熱之後必見汗出。汗出之後。必又發熱。濕熱之邪。相雜不解。而發熱汗出。無休時矣。汗出而發熱。久久津液內傷。臟金必燥。而皮膚因之甲錯。不復潤澤。且發熱不止。火邪挾濕。留流皮膚。必生惡瘡。成爲癰膿。皆黃汗積久不愈之所致也。況黃汗家。既有濕邪。身必重。汗出濕散。爲之少輕。但正氣日虛。盜汗日出。衛氣失御。陽亡爲汗。久久必身瞤動。瞤動即胸中痛。衛陽日泄。宗陽日衰。遂成表裏陽虛之候。而黃汗之水濕。究不能除也。且從腰以上汗出。下無汗者。濕邪在下。而陽虛氣散于上也。腰髖弛痛者。寒濕之氣。凝沍于下體。而氣血俱不能暢利。其行斯痛也。如有物在皮中狀者。濕氣散布于肢骸。而邪熱乘之。以流走也。劇者竟不得食。寒濕之氣上攻。胃氣弱而不能禦也。身疼重者。寒

濕之本象。煩燥者。邪氣衝胸喉。上甚爲熱也。小便不利。正氣正陽虛。而氣化爲濕熱阻滯不行也。此黃汗之病。起于微。而成則甚。之始末次第也。可不預圖之于早乎。仲景主之以桂枝加黃耆湯。驅邪于表。升陽于裏。驅邪以固衛。而榮氣之泄爲汗者止矣。升陽兼補氣。而內濕之釀爲熱者消矣。一方而濕去熱除。氣充陽旺。乃邪正兼理之法也。

師曰。寸口脈遲而濇。遲則爲寒。濇爲血不足。趺陽脈微而遲。微則爲氣。遲則爲寒。寒氣不足。則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滿腸鳴相逐。氣轉膀胱。榮衛俱勞。陽氣不通。即身冷。陰氣不通。即骨疼。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則痺不仁。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

一轉其氣乃散實則失氣虛則遺溺名曰氣分

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桂枝去芍加麻辛附子湯主之

桂枝去芍藥加麻黃細辛附子湯方

桂枝三兩　生薑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麻黃二兩　細辛二兩　附子一枚炮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分溫三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即愈

按黃汗證病在血分大約挾熱者多何也血正虛則生熱血有寒濕之邪在而實亦能變熱此血分水病所

以多熱也。若夫水之為病，又在氣分者，則多挾寒，兼

何也？氣虛則生寒，氣有寒濕之邪，在而實，亦惟增寒

此氣分水病所以多寒也。仲景既明水氣中黃汗證，

證多挾熱，又為明水氣中虛寒之病，以二段總結此

篇。師曰：寸口脉遲而濇，遲則為寒，濇為血不足，言氣

分何言乎血？血不足者，即前言脉絡虛也。脉絡之中，

雖屬血，而有氣主之，斯脉絡不虛，而血亦足，無氣主

之，則血亦不足，而脉絡空虛必矣。故前言榮為氣，亦

此義也。是即氣分虛寒之旨也。再診其趺陽脉微而

遲，微則為氣，氣不足斯微弱也。遲則為寒，仍是氣分

虛寒也。氣寒而兼不足，則陽衰而陰盛可知矣。手足

必逆冷，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主氣虛而衛失運行

之令，主陽寒而榮多凝滯之慮，故云榮衛不利也。虛

者寒必乘，寒附虛而聚，在腹則滿，在腸則鳴，相逐其

氣，轉于膀胱，而氣化亦陰閉不行矣。于是榮衛俱勞，

勞傷也，敗也。陰陽二氣俱疲憊困敗，而不能暢遂也。

于是陽氣不通，而身冷矣。陰氣不通，而骨痛矣。再或

陽大虛而無所收攝，至于小便頻數，而陽愈弱，必惡

寒。陰太盛而無能開解。至于寒濕結聚。而氣愈阻。必痺不仁。陰陽俱謂之前通者。以小便數決之也。蓋水氣之為病。患在小便不利。及成虛寒內挾水濕兼盛之病。又患在小便之利。小便利而正陽正氣。日益消耗。病氣病邪。全無減退。將奈之何。然人身苟未至即死。正氣未有一刻不行者。特為邪氣格阻之耳。所以水氣病中。虛寒之氣。極其遲滯固閉。而人身之正陰正陽。亦有相得而氣行之時。大氣周身一轉。其邪氣之因虛而乘因寒而聚者。亦必暫散。其人當邪氣開散之際。正氣少實者。必失氣。虛甚者且遺溺。此可見病全在氣分。當責之正氣之虛。而不必俱從標治也。水濕陰寒。為病最大。然非正氣虛寒。此二邪何能積久不滅。且日增盛乎。明乎責之氣分之義。則補氣扶陽。有尚功。斯有異効矣。倘意涉游移。謂標病亦當以攻泄為治也。則大負仲景名之曰氣分。以示人之婆心矣。此為水病中。兼陰寒內積之證立論也。故即為中明氣分之證。氣分之為病。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見此非他有積聚也。乃即水氣病中。陰寒內結若

形象也。仲景明之為水飲所作。不必于水飲之外求陰寒。當于水飲之中求陰寒。何因又結聚堅實也。則非其人虛寒之甚。不能有也。主之以桂枝去芍藥加麻辛附子湯。去芍藥之酸寒。加麻黃附子細辛。溫經散寒之品。于升陽補中之內。所以治水濕也。即所以治虛寒也。標本並理之法也。服後汗出。如虫行皮中者。陽氣通于榮衛。而不致榮衛不利矣。

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水飲所作。枳朮湯主之。

枳朮湯方

枳實七枚　白朮二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腹中耎。即當散也。

又云。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水飲所作。見盤雖大于杯。而水飲之作。無二理也。主之以枳朮湯。方中全從內治水飲。服後腹中爽。知當散。爲水濕陰寒乘虛而結者。又立一開寒邪。制水邪之一法也。或有陽未表處。中有實邪。可以與前方參酌用之也。

附方

外臺防已黃耆湯。治風水脈浮爲在表。其人或頭汗出表無他病。病者但下重。從腰以上爲和。腰以下當腫及陰。難以屈伸。方見濕中

（按）再附外臺防已黃耆湯。其方仲景已列于篇中。後人復註明而續入者。重在腰以下有水濕之邪也。言脈浮在表。其人或頭汗出。邪表無他病。腰以上和。知病在腰以下。正爲清濕之邪。下受之故也。故腰下腫。及

陰難以屈伸主以此方見不惟治風邪之上受且治濕邪之下受也云爾

辨症極細

黃疸病證併治第十五

論二首　脈證十四條　方七首

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爲風緩則爲痺痺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瘀熱以行

按黃疸病者濕病也內經有風水黃水之辨曰頸脈動喘疾咳曰水目裹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曰水溺黃赤安臥者黃疸已食如飢者胃疸面腫曰風足脛腫曰水目黃者曰黃疸是疸病與風水之證又異流同源俱爲脾上失令而濕邪盛行之故也是以自昔言疸必兼風而言蓋風盛則脾衰脾衰則濕注挾風寒于外則爲痺挾熱邪于內則成疸一定不易之理也仲景于是先明其脈證以別之如寸口脈浮而緩者何故浮者風也緩者痺也痺之爲義原取乎凝聚貼伏風之爲邪原屬乎流走動蕩故脈浮者風象也而脈緩者痺象也但痺有痺于分肉者有痺于榮衛者有痺于軀殼之內胸膈之間者有痺于氣分者有痺于分

肉者則痛痺周痺之類也痺于榮衛則中風四肢苦煩之類也痺于血分血痺之類也痺于軀殼之內胸脇之間者胸痺之類也痺于氣分黃疸是也痺[illegible]同而痺之所在不同其證亦因之迴異此亦名[illegible]證者不可不詳察也然疸病何以又屬之痺疸者痺之發見痺者疸之根維也必有寒濕之邪痺著[illegible]氣[illegible]爲候日久變熱成瘀鬱而不開蒸爲黃色使脾家正色因熱外見此疸病之色黃爲脾色而疸病之濕邪即熱邪之由來也故仲景首標于疸病之前以示人知其端倪云爾

趺陽脉緊而數數則爲熱熱則消穀緊則爲寒食即爲滿尺脉浮爲傷腎趺陽脉緊爲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即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疸

再候之于趺陽脉緊而數數則爲熱熱則消穀此即內經所言消癉熱中之旨也胃陽太盛胃陰益衰穀入旋消不爲肌肉故經又言已食如飢者曰胃疸蓋濕則生熱熱則傷陰陰傷而濕存濕存而熱瘀此疸有必成之勢也緊則爲寒食則爲滿數熱何以與緊寒並見數熱者胃之用損也緊寒者胃之體傷也胃陽離而陰用其實互相調濟非二事也今濕熱者其標虛寒者其本遂體用俱病矣所以已食如飢而食入又即爲滿總緣胃上有虧飲食失常此疸所以爲病也再候其尺脉脉得浮尺脉應沉而浮則命門火虛而燄生亂能助濕上甚之熱不能烘燎上氣仲景必明其浮爲傷腎之理先爲胃上剖辨其根源也再診其趺陽脉緊雖謂之本胃氣虛寒而脾爲太陰用乃爲陽胃緊爲寒而脾上之傷于寒濕不待言矣又爲胃上剖辨其表裏也于是胃中空虛則風內生脾氣寒濕則寒相搏脾胃兩傷食穀則眩眩者邪氣停滯正氣格塞清氣不升濁氣不降之證也故食穀即眩由于穀氣不消胃中常有濁氣凝聚已食似飢必

食即滿胃失倉廩之司脾無旋運之權也更且漏氣不流濕熱隨之而降氣化閉阻小便必不通小便不通濕熱愈無所宣達矣其下體陰分又為寒濕二邪所被寒濕固結于下焦則二便必不能開闔以時其濕熱之邪邦尚注于膀胱之內膀胱太陽之經也主皮膚司表分所以身體盡黃瘀熱之色誠中形外矣要不外胃土失令濕熱肆行故名之曰穀疸以疸由穀氣積聚而成穀氣積聚由胃中本氣虛寒而成此穀疸之證所以得名也乃其所以然之故則又不外下焦命門火衰寒濕宅于陰分所謂陰彼其寒雜見于熱流膀胱之中各有其故而可以參錯以言疸病也得其陰陽之宜則水火不相射矣失其陰陽之合則寒熱各能為患而又其成一病矣孰非保身者所當明悉而加慎者乎

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即發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勞疸腹如水狀不治

按故疸病之由來。更不止于胃土之敗也。又當轉求諸腎。轉求諸腎。不止由命門之火衰。累及胃土也。且有獨積之腎臟。而即可成疸者。請爲更明之。如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即發。膀胱急。小便自利。却外見皮膚黄。目黄之疸證者。此何故也。仲景名之曰女勞疸。但此疸由于近女。房勞過甚。失度。而得此也。額上黑。腎氣上浮也。故尺脈得沉。微汗出。腎氣不足以內守也。手足中心熱。薄暮即發。陽浮陰弱。邪乘陰分至暮熱發也。膀胱急。小便自利。陽虛氣降。無所收攝節制也。疸病本成于小便不利。濕熱不一。今小便利而病疸。則虛熱上浮之極。正見寒濕下凝之甚也。見此如仍以尋常治疸之法施之。則正氣正陽益虛而上濕熱下寒濕之邪。愈凝沍而不可宣泄。必成腹如水狀。不治之疸矣。如水者。非水也。氣虛浮散。何能收聚乎。仲景所以敘疸病。由胃及脾。由脾胃及腎。透明其淺深之次第也。學者詳焉

心中懊憹而熱不能食時欲吐名曰酒疸

又有心中懊憹而熱不能食時欲吐而外見疸證者無消穀之熱胃中實熱也無食穀即眩食入即滿之不能食且時欲吐實邪在胃也是名之曰酒疸疸成于麴蘗之毒無他病也酒者濕熱醞釀而成之物去其濕熱而疸自愈矣此又疸病之易爲消息者也

陽明病脉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便必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脉遲故也

按仲景又爲引傷寒論中之言疸者以申之陽明病脉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便必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脉遲故也此條在傷寒論中余既註之矣註云此條乃申解陽明胃虛病有寒有熱明辨其脉證以立法也陽明病胃虛則不能成實不應悞下上條言之矣然胃虛一也而虛寒與虛熱又迥不同尤不可不辨而悞治也虛者固不可作實而攻下熱者遽可以作寒而溫補乎仲景于

上條食穀欲嘔中。又示人以推類詳義之法。如陽明病。其人脉遲。遲爲寒。似屬虛寒之診矣。但非不能食。則已不類寒。能食而難用飽。飽則微煩頭眩者。胃惟不寒。故能食。胃惟氣虛。故不用飽。用飽者受飽也。用飽則以飽爲樂。不用飽則以飽爲苦。微煩頭眩。俱虛而兼熱之象。以此辨胃之虛。與上條同。而熱與上條異。仲景示人至明矣。然遲爲寒脉。何云是熱。不知此遲乃發澁之遲。非沉遲之遲。謂之虛而兼濕熱。則可謂之虛。虛寒則大不可也。故其人必又見小便難一證虛則氣不充。而濕不除。濕則氣不化。而熱不消。胃中穀氣。不能化。正養身。即醞釀濕熱。蒸作疸黃之兆。是胃中倉廪所積之穀。霉爛薰黑。太倉紅朽之虞。在目前矣。如不除濕清熱。培土消疸爲治。而妄下之。徒使濕因除寒之藥。而愈增。虛因攻下之傷。而愈甚。腹滿如故。胃累及脾。表裏受病。而發黃身腫等證。浸淫而成矣。仲景乃明其所以然。爲訓曰。脉遲故也。言遲則虛而濕之義。爲主。而熱副之。主治者以除濕培土補中爲君。以清熱消疸爲臣佐之用。斯爲得仲景心法

者。余之註傷寒論中者。如此。諸註以為脉遲者寒也。而余謂脉遲者濇也。濇者濕也。今註金匱見趺陽[illegible]緊緊為傷脾之義。乃曉然前說之未盡矣。蓋虛熱[illegible]胃。而寒濕乃在脾也。又見仲景緊則為寒。食即為[illegible]之文。益曉然前說之尤未盡矣。蓋濕熱在胃。為標[illegible]虛寒在脾為本也。合金匱與傷寒論兼言之。而寒[illegible]表裏之故大明且無不由乎胃虛之故。亦大明也矣。

夫病酒黄疸。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

○酒黄疸者或無熱。靜言了了。腹滿。欲吐。鼻燥。其脉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

按仲景又為明病酒之黄疸。其證必小便不利。其候必心中熱。足下熱。以小便不利。辨小便自利之疸。熱有虛實之分也。以心中足下熱。辨下焦寒濕陰被其寒之疸。下有寒熱之分也。明乎此證。而彼證亦可明矣。

然又有酒疸無熱熱者言甚了然但苦腹滿則濕邪盛
而熱邪不足以敵之耳卻復口欲吐而鼻乾舌燥非
熱也亦濕熱阻格正津不通也診之其脉浮者濕在
上也宜先吐之者因其高邪而上越之也其脉沉弦
者濕在下也宜先下之者因其下邪而下泄之也此
疸成于酒濕邪存注如水氣之證皆有形之物均可
謂之實邪也實邪則宜吐下不同于胃虛成疸之證
故法治逈有不同乃有物無殞之義非虛者責之之
法
也

酒疸心中熱欲吐者吐之愈○酒疸下之久久爲黑疸
目青面黑心中如噉蒜虀狀大便正黑皮膚爪之不仁
其脉浮弱雖黑微黄故知之

按酒疸無熱者尚可吐酒疸心中熱者可吐愈不待言
矣然必有欲吐之勢方可吐不可强追而攡越之以

傷其胸胃之正氣也。此又爲吐方中度一金錢見無病不宜因勢利導也。知欲吐。吐之則愈。不欲吐而强吐之不愈可知矣。○酒疸有可吐之法。又有可下之法。然下之而久久爲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噉蒜虀狀。大便正黑。皮膚爪之不仁者。又何故也。則邪實正虛。下藥欲祛其濕熱之實邪。而正氣正陽。衰弱不足以勝之。邪不能祛。留連不去。入而愈深。黃變爲黑。如物之初被火灼則黃。久被火熏則黑也。仍是濕邪熱邪瀰漫于中。心下濕熱。故如噉辛臭之物。濕熱下注。故大便正黑。流入營分。散于皮膚。故爪之不仁不仁不知痛癢也。診之。其脉浮弱。正是正虛邪盛之故。然此究是酒疸之黑疸。非女勞之黑疸也。故色雖黑。必帶微黃。較之女勞疸額上之黑。腎氣發見者。淺深明晦。又不同也。察究脉色者。于此不可不細辨。勿以酒疸之邪實正虛。認爲女勞疸之邪正俱虛。則治法有酬酌之妙用矣。然此又見疸病之輕。言下法不可爲訓。苟非諦審至當。邪正俱實者。慎勿率意嘗試之也。此仲景言之于酒疸宜下之後。有深意也。

此病發時乃風寒外感之病發也風寒猶于表不發汗洋肌膚以火刼之表裏之熱相搏小便不利勢無出路而疸成矣治熱盛于[illegible]

師曰病黃疸發熱煩喘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火刼其汗兩熱所得然黃家所得從濕得之一身盡發熱而黃肚熱熱在裏當下之

按仲景既于下之中明不應下而不應下之中必更明應下以示人託于師言曰病黃疸發熱煩喘胸滿口燥者見實邪之充周于腹裏也其病之因非有他故祇因病發時以火刼其汗病發于熱火又刼之表裏兩熱相搏非濕邪居中相溷則祇成火邪之病而無成疸之理惟有濕而後一身盡發熱而黃濕熱參雜之邪也肚腹中亦熱熱必有見于知覺而後可明其為實熱在裏在裏當下與傷寒論中瘀熱在裏一身發黃之治無二法也此證裏熱有徵而正虛無據方可言下又不可執疸病不輕言下之說以延悞之矣變通之道原在虛實寒熱四字中詳慎求之毫釐千里豈虛語乎

宜用下法與傷寒陽明無異也故當急[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外[illegible]分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文發[illegible][illegible]部陽部可明

脉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皆發黃。

㊟再詳其脉以決之。其脉必沉。以有水濕之邪相溷也。熱爲濕溷。正津不生。故渴欲飲水。正津不生。則氣[illegible]不行。小便必不利。于是濕熱蘊隆。無可宣洩。而發黃之證成矣。師曰。皆發黃。蓋合證脉以決其理也。有[illegible]于是可以發黃矣。況兼見者乎。

腹滿。舌痿黃。躁不得睡。屬黃家。舌痿疑作身痿

㊟仲景又爲明黃家之外證。以辨虛實。如腹滿。舌痿黃。躁不得睡者。此黃家之實邪也。腹滿者。濕盛也。舌痿黃三字。作一句讀。痿當作委。舌胎色正黃。無間色。熱盛也。躁不得睡。四字作一句讀。濕熱相溷于裏。上衝胸喉。故卧不安寧也。此黃家實邪之外證。可驗者。再無王虛之證可參。則下之可無疑也。

黃疸之病。當以十八日爲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劇爲

十八日陽數二九已盡陽不能盛則疸不能除所以爲正央其難治

難治。

按仲景復爲叙明其治瘳之難易。而以日計之。疸病十八日爲期治之可已者也。十日以上治之既瘥矣。反復發增劇者則正氣正陽不足以勝之。邪旋已旋復邪不受正制故復必增劇也。明其難治。正見正虛則治邪必顧正。既欲祛散。又須彌補。棘手費思。斯爲難耳。然知難非難。亦非十日以上瘥復增劇之黃疸。盡委爲不可治也。

疸而渴者。其疸難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發于陰部其人必嘔。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也。

按仲景爲明難治之條。疸而渴者必飲水。水入增濕難之一也。渴必濕而挾熱于上。風燥勝濕之藥。又更增其濕。難之二也。所以明其難治。若疸而不渴則濕熱之邪必不甚。故不阻格正津。而不渴也。此于渴不渴

所以必兼風言疸其義大明矣

辨證。即辨治法也。又爲別其陰陽。發于陰部者。裏發也。濕熱之邪在裏故多嘔也。發于陽部者。表分也。其人振寒。而發熱。風熱之邪在表故畏寒發熱也。仲景于疸病論。未明表裏陰陽之義。迨兼傷寒論中言疸者。明之也。疸之風熱與濕相襲而成。則外感之病。也疸之虛寒與濕相因。而成則內傷之病也。酒疸雖因于內傷。穀女勞又有表裏虛實之辨也。胃中消穀雖因標病濕熱而已。食如飢。旣食即滿。遂成穀疸。終是本病虛寒也。此疸病之本末大畧也。治疸病者。想亦無能出仲景所言之範圍也乎。

穀疸之爲病。寒熱不食。食即頭眩。心胸不安。久久發黃爲穀疸。茵蔯蒿湯主之。

茵蔯蒿湯方

茵蔯蒿六兩　梔子十四枚　大黃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蔯減六升，內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按仲景于是為穀疸家，出治法，穀疸之為病，寒熱不食，此寒熱由內發外，與表邪無涉也，故食即頭眩，心胸不安，知為內傷，非外感也，久久內蘊釀而熱與濕相摶，而日身體發黃，又不同于風寒外襲，內涵因變熱之速，而發黃之捷也，主之以茵蔯蒿湯，濕盛則除熱，盛則清之義也，服後以小便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腹減，黃退為度也。

黃家，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為女勞得之，膀胱急，少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因作黑疸，其腹脹如水狀，

大便必黑。時溏。此女勞之病。非水也。腹滿者難治。消石礬石散主之。

消石礬石散方

消石　礬石燒等分

右二味。爲散。以大麥粥汁和服方寸七。日三服。病隨大小便去。小便正黃。大便正黑。是候也。

按至于黃家更有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似乎穀疸之寒熱矣。然條證必不同。尤當辨審。不可因除濕清熱之法。而執一也。此日晡之發熱畏寒。如因女勞而成疸者。則膀胱必急。少腹必滿。不同于穀疸之病在心胸不安也。身雖盡黃。額上反黑。此不同于穀疸之病額上黃潤也。足下熱者。熱邪更感。因作黑疸。如因女

勞者其餘証亦不同于酒疸中之黑疸蓋其腹脹必如水氣病之裏水而又無水邪在內徒爲漫散之虛氣而已大便雖同酒疸之黑又加以溏瀉此女勞之疸所以既不同于穀疸又不同于酒疸更不同于水氣祇成其女勞疸之證而已辨乎此則知腹脹滿之故上有虛浮之濕熱下有涸沍之陰寒兼治多碍手之處當治無兩顧之法故仲景亦言難治也然又爲之出消石礬石散一方者亦畧從除濕清熱爲治而遠攻伐之品及寒凉之性以顧慮其氣虛陽微也二石之外和以大麥粥同胃中正氣助祛邪之力服後令病隨大小便去以小便正黃大便正黑爲度正黃異于正赤無實熱也正黑異于溏無虛脫也以此爲候先治其標病之濕熱而本病之虛寒更別應商善後之法庶幾不致如十日以上瘥後復劇前條所云

也

何云黃家日晡所發熱所者猶言此時也陽明之氣旺于未申酉戌其邪氣實則于日晡時發熱今當其

時發熱而反惡寒則胃之陽亦虧矣似當與虛勞小建中湯因疸證于理于法只宜除濕清熱故又必察症詳審方可施治慎之至也後人往往急干疸症用補其亦勿思之甚矣觀腹滿者難治五字以腹滿必當脾腎兼補而濕熱之邪升堂入室乘虛入臟清濕除熱則愈虛補則濕毒內攻不死何待所以曰難治也復云消石礬石散主之若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消息其便之正黑正黃以施爲治之淺深耳其難其慎

于此益見云

酒黃疸心中懊憹或熱痛梔子大黃湯主之

梔子大黃湯方

梔子十四枚　大黃一兩　枳實五枚

豉一升

脉浮則外感之兼可知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按）酒黃疸，心中懊憹或熱甚而痛，梔子大黃湯主之，為實熱之邪立法也。梔子大黃，大苦寒之品，以泄之，枳實以開破之，香豉以升散之，酒家積鬱成熱，非此不當其施也。

諸病黃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耆湯主之。方見水氣病中

（按）以上諸方，法有峻緩，要不出除濕清熱之義。是諸病黃家，必以利小便為第一法矣。但潔其淨府者，一法也，而開其鬼門者，又一法也。又必因其勢而理之，脉沉弦者，先下之；脉浮而欲吐者，先吐之。為酒疸言之，不止為酒疸言之也。蓋凡諸病黃家，不犯吐下之禁者，皆然也。至于脉浮，又有當以汗解者，則開鬼門之法也。宜桂枝加黃耆湯主之，以桂枝湯為主，用于黃家，非為治風也，有表邪外感，內溷濕邪者，皆可主之

也。加黃耆者。知疸病由于胃虛。必補中益氣。斯足以正勝于邪。而藥力方可行也。是開鬼門一法。大約外感而成之疸。固恃此為主治矣。即有內傷而成之黃疸。濕盛氣虛。風動以勝濕。助氣以補虛。亦未嘗不可間用也。

諸黃。猪膏髮煎主之。

猪膏髮煎方

猪膏半斤　亂髮如雞子大三枚

右二味。和膏中煎之。髮消藥成。分再服。病從小便出。

〔注〕又有猪膏髮煎一方。亦諸黃家之主治。猪膏亂髮皆入陰分之藥也。久煎髮消。陰從陽用。且導陽入陰。俾小便得利。而濕熱得消。亦諸黃家却邪而不傷正。更兼補陽益陰之美也。所以能利小便者。以其滑。故利。

耳。

黃疸病。茵蔯五苓散主之。一本云茵蔯湯及五苓散並主之

茵蔯五苓散方

茵蔯蒿末十分　五苓散五分○方見痰飲中

右二味。和先食飲方寸匕。日三服。

(按)又有茵蔯五苓散一方。爲黃疸家主治。乃表裏兼治導水清熱滋乾。于傷寒論中言之詳矣。導水清熱治標也。而滋乾之義。亦本治也。加茵蔯蒿利小便。乃潔淨府之善方也。

黃疸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爲表和裏實。當下之。宜大黃消石湯。

大黄消石湯方

大黄　黄蘗　消石各四兩

梔子十五枚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内消更煮取一升頓服

按若夫黄疸病腹滿而小便不利而赤者知濕熱之邪内盛也加以自汗出則表無外邪之鬱而疸自成是表和而裏實也裏實當下之宜大黄消石湯爲實熱内盛者主治也大黄黄栢梔子之苦寒兼用不苦加以消石引從小便得出服法煮後去滓内消更煮者所以化苦寒之烈性爲柔順清熱邪而不致傷胃陽也内消頓服治濕熱必盡除其根防其復作增劇也前言下之不出方此乃宜下者所宜主之方也

黃疸病。小便色不變。欲自利。腹滿而喘。不可除熱。熱除必噦。噦者。小半夏湯主之。方見痰飲中

按又有黃疸病。小便色不變。非赤非黃。無實熱可知矣。且欲自利。虛寒之證已著矣。腹滿而喘。浮游之熱不足敵固冱之寒濕也。愼不可認爲宜下之疸證而妄除其熱。熱除必胃陽傷而噦。噦者胃陽爲苦寒之藥所墜。欲升而不能也。小半夏湯主之。半夏生姜。純用辛溫。以開燥其寒濕之邪。與前方大相燕越。必不可混施之者也。

諸勞。腹痛而嘔者。宜柴胡湯。必小柴胡湯。方見嘔吐中

按更有諸勞怯弱。氣血虧損。腹痛而嘔者。則虛而有熱也。虛而有熱。苟間以濕。又爲黃病之漸矣。若無濕可涸。而此虛熱留中。擾亂上下。欲大補之不可得于虛也。惟有少陽升散一路。可以爲祛熱之門户。與以柴

胡湯。俾邪熱因柴胡而升于半表。因黃芩而渡于半裏。乃治正不足。而邪熱有餘之治也。附于黃疸篇中正見黃疸之熱非可任意妄下之旨耳。

男子黃。小便自利。當與虛勞小建中湯。方見虛勞中、

按更有男子小便自利。而發黃者。陽氣虛于中。而濕邪得以橫行上下。上甚爲熱。下涸爲寒。總由于中之不治也。主之以虛勞門內之建中湯。中氣足。中陽盛。濕不知何以自祛。熱不知何以漸消。不治標而治本。爲疸家拔本塞源立法也。此治胃虛之聖方也。推之治腎。用崔氏八味丸。又本治中之本治。正見疸證由胃而脾。由脾胃而腎。病有所因之次第。推求之。無不可得也。治法與仲景前論。若合符節。學者可不明辨而篤行之乎。

附方

瓜蒂湯治諸黃 方見暍病中

千金麻黃醇酒湯。治黃疸。

麻黃三兩

右一味、以美清酒五升、煮取二升半、頓服盡。冬月用酒、春月用水、煮之、

按附瓜蒂湯。治諸黃。大約補仲景前言宜吐之法也。又附麻黃醇酒湯一法。治黃疸。爲宜汗者。補開鬼門之法也。冬月用酒。春月用水。防其春溫助熱也。然要不外仲景除濕清熱之旨。至于補中益氣。升陽燥丞亦同于水氣之治法。則除仲景而外。應不足與言矣乎。